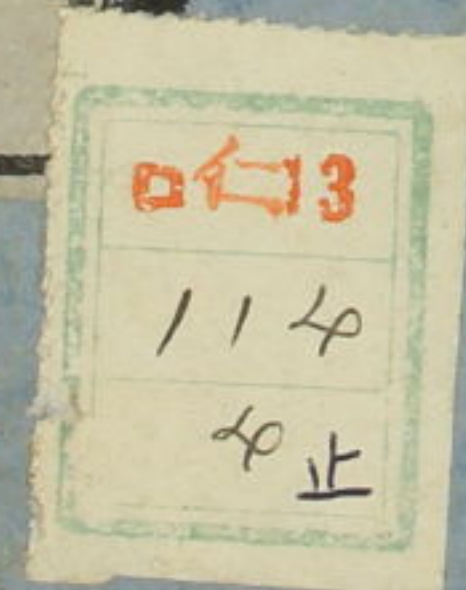




備忘錄

思



門仁
號 114
卷 4



備忘

清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日本 安中板倉勝明節山氏校

卷四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人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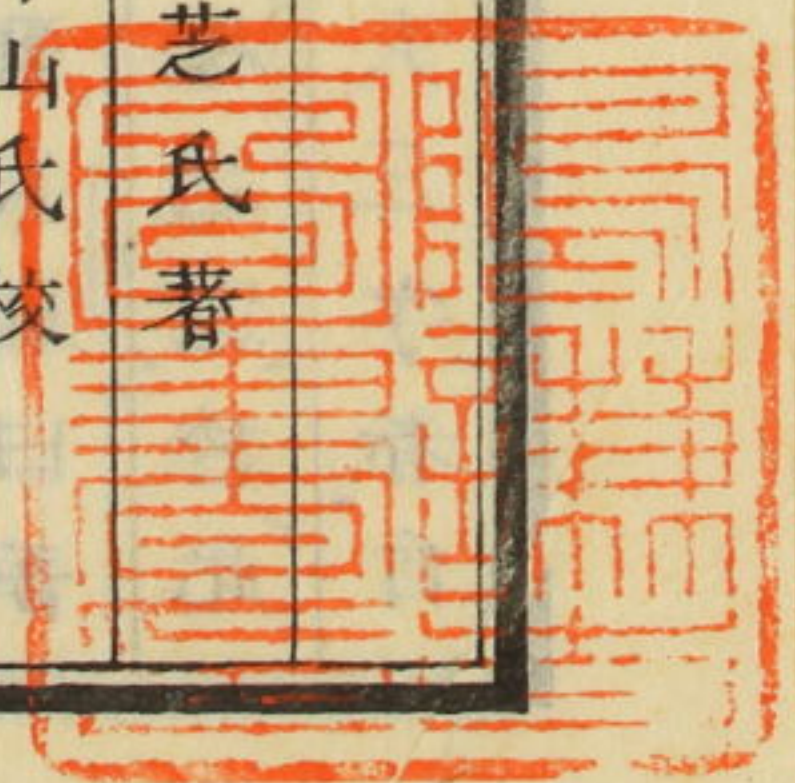
欲而後能致治乎但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之一

出于正久而若忘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

仁去其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怒作

其勇用人之貪作其仁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于成王叔父也。以叔父教兄子。以聖人教天子。見于詩書者。豳風而已。無逸而已。孔子聖人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知。貧賤能不伎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也。今之貧賤者。不伎求幾人。富貴者。不驕吝幾人。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者。以聖人視吾人。其不可見聞。當不啻于吾人之視世人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於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於此可知滿腔子惻隱之心。故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

賊者也。

必不得已而不能去食。如宣公初稅畝。哀公患不足之類。必不得已而不能去兵。如宣公作邱甲。僖公乞師於楚之類。不能自強。民心不附。曾何濟于衰弱哉。放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知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萋菲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好行小慧。非必大為姦惡。如士而溺於文辭。農而越阡度陌。工而奇技淫巧。商而人棄我取。人取我棄。凡夫

見小不見大。伸邪不伸道。役其私智。不軌正理者。皆是。卽若吾人平日好逆詐。億不信。最易入小慧一路。義以爲質。必須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莫不如此。

無暴其氣者。猶之記云。使情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也。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薺。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予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

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孔門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儒者立身。當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事無大小。義所當

爲何可不勉于所不當爲何可不慎

從心所欲不踰矩讀師冕見及見齊衰者見冕者與瞽

者兩節及鄉黨一篇可見吾人下學功夫當從曲禮

少儀內則等書用力

仁義以爲主卽制以行之技擊以角之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橫渠善言兵

不岐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恒彈近虎者恒射賢

人君子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之義

不可不講也

凡人之出言其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聖人何心俛而就卑賢人何心引而自

高蓋聖人之德如天地無不覆載而實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與能則莫不尊親矣賢人之德如華嶽河海

望之自見其崇深而不可幾及則尊而仰之矣在聖

人初何心于人之親之賢人亦何心於人之尊之也

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總只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則

日疎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疎則必疎其所當親

勢甚可畏也要在慎擇而明辨之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不

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是以知用其心之爲貴也。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

若決江河，就聖人分上說，有聖人之若決江河，就學者

分上說，亦有學者之若決江河。如吾人日用之間，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心解而力行之，沛然莫禦，亦是此種氣象。

同此天地，同此萬物，各得其所則治，各失其所則亂。聖人參贊化育，只是使物物各得其所而已。各得其所，便是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作用是才，不是性，才乃性之作用，才出于性，則能經綸天地，不出于性，則至于放辟邪侈。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天不離乎日用之間詩稱學文王卽是學天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卽天也吾人學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便是事天之實否則卽爲獲罪于天豈在大

哉夙夜寤寐所以不敢不敬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只緣看得天道遠與日用無涉故違理徇欲放辟邪侈學者肯實去做功夫方是學如學耕須去習耕學醫須去習醫中心悅而安之若樂聞善言喜見正行亦是學之始事與拒而不聽信者異矣不聽不信聖人其如之何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二項工夫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此舜不待言堯耄期倦于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克勤

於邦克儉于家卽承堯舜之歷數啟承禹之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卽喪亡矣及周之衰唐風之羨俗號勤儉故曰陶唐氏之遺人在天地間自天子至于士庶何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逸一篇此義尤明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何可不慎斯須不慎卽陷于惡吾人日用之間應接事物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是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夫子猶以爲

人吾憂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着實思惟着實踐履將身心整頓起來思惟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頹塌

自天子至于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爲本親親則可久尊賢則可大盛世出而在外多正人君子所以人遊於京華及通都大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能見聞日富人品日高其學問不期而日進當是時士安于窮鄉僻壤如何得上達若衰世出而在外者率皆無耻

小人所以人一旦出遊。所見所聞。無非卑汙苟賤之論。傾險機變之事。一與之接。自然識見日就庸陋。劣雖有美質。不自知其陷溺其心矣。人品安得不日流而下。君子遠庖厨。畏鮑魚之肆。此意安得不切切。處亂世。惟有入山林。避鄉曲。求明師良友。讀聖賢書。與父兄子弟。修其孝弟忠信而已。探湯履虎之懷。無刻可不操之也。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是贊天地之化育。

人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

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旣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是如此。人事學問之序。無不如此。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其學粹然。一出于正。明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

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涇野不能回狂瀾于既倒。區區清瀾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博厚高明悠久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悠久無疆也。學者修德。修諸此而已。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非博厚。高明不能毅。非悠久不能。心具衆理。故窮理所以存心。性卽理也。天卽理也。故存心則知性知天。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可歎今之學者。皆舉一廢百之類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處患難之中。惟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已自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持敬功夫。只憂不密不熟。打破敬字之語。乃蕪氏私心欲壞程門之教。故爲謔浪之言。以亂之。不第當入東銘之戒而已。後世往往以爲美談。見人纔有嚴威儼

格之意。便將以是爲言。曾不思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此心何時可忘。直至邦家無怨。方是熟之效也。是以執事之敬。雖之蠻貊。亦不可廢。學者自宜信此不惑。守此不渝。

圭璋特達。犬馬不上於堂。尊卑貴賤。萬物固有定分。不可誣也。得其分則理。失其分則亂。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也。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

吾人爲學。只正己而不求于人。一語是立腳處。蓋正己則可。仰不愧天。不求于人。則能俯不忤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如何便得心正。要得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須是致知誠意。而後可以庶幾乎世之好言心學者。先遺卻格物一項工夫。則其心之所以爲心。正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身之不修。不亦宜乎。

吾人今日爲學。只是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慎不可執己以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既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遇大賢之士。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儒先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

好學深思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幾不至舉一廢百。陷於邪惡。而不自知也。

古人凡事謹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爲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卽大者可小。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矣哉。頌之所以有小疵也。

反求諸已。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再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卽入違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恥之。

懲忿窒慾。乃遷善改過之門。默自循省。只患懲忿之功

疎。

日用之間。一念不敢忽易。卽是敬。一念認真。卽是誠。誠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於純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爲要。否則自以爲敬。未有不至於慎而無禮。自以爲誠。未有不至於果敢而窒。

程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舉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豈有志旣奪而功不妨者。

聖賢教人。必不使其但爲空言。今之談士。輒好言吾與
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
反已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
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
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何義也。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正如陰陽寒暑之對待。夫子罕言
利。孟子戒言利。爲後世人欲益熾。勢如烈火。玉石俱
焚。又如洪水懷山襄陵。不得不大爲之防也。然天理
人欲同行異情。利亦生民之所不能已。天地何嘗不
以美利利人。故易之爲教。使人趨避各得其宜而已。

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如過惡揚善。舉直錯枉。饑食渴
飲。夏葛冬裘。物各得宜。則雖不言利。利莫大焉。吾人
日用功夫。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精義而已。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徙義而已。何必曰利。

姚江謂大學之道。誠意而已。今觀其言。無非自欺欺人
之語。誠於何有。

學者第一是先去已私。已私莫大乎驕吝。姚江著書立
說。無一語不是驕吝之私所發。又其言閃鑠善遁。使
人不可把捉。真釋氏之雄傑也。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侯。

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間于戈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楊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

衛靈召子朝于宋蒯聵耻之欲殺南子得罪而見逐越三年而靈公薨輒立而蒯聵入輒拒之敬王四十年蒯聵因渾良夫孔伯姬以入衛劫孔悝以逐輒而自立仲由死之輒奔魯又奔齊次年衛莊飲孔悝酒而遣之悝載伯姬奔宋又明年衛莊公不朝于晉趙鞅伐衛逐莊公而立公孫般師晉師還莊公復入石圃

作亂莊公死于戎州己氏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又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元王七年衛褚師比及諸大夫逐輒輒奔宋請師于越明年越舉如后庸宋樂莒叔孫舒伐衛納輒衛公孫彌牟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蒯聵之弟黔是爲悼公輒卒于越父不父子不子變亂一作二十餘年不息禍亦烈矣哉皆靈公無道之所致也夫子爲政而先正名豈迂乎

守本分三字淺言之鄉里恒人優爲之若推其極雖聖

人不過是也。蓋天生蒸民，莫不具性分之所固有，自天子至庶人，莫不有職分之所當爲，能盡其分，守而勿失，聖人何以加？不悶二字，其義亦深。安土樂天，不悶之謂也。邈世無悶，不知不愠，樂在其中，不悶之謂也。程子宜其亟稱之與。

天之道福善禍淫，王之道遏惡揚善，人之情好善惡不善，順天理，遵王路，直道而行之，窮通得喪，任之而已。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宜學古修身以俟之。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尙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于鄉黨隣里，在己必不敢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衆多，貧賤憂戚，鰥寡孤獨，夭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咸集其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于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生于憂患之義，休惕惟厲，以出于險，若安而忘危，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矣乎。若其稍忘，卽當自責自訟不已。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汨，其身心於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聖賢臨事，以仁義爲本，利害有所不計。世人臨事，以利害爲主，仁義有所不知。此喻義喻利所由分也。人於人倫庶物，苟爲懷利，則仁義之心，日就梏亡。苟懷仁義，則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但叔季人情，纔說仁義，便憂與貧賤禍患相及，是以不敢爲，而不知仁義未嘗不利也。

曾子大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非禮無由中來。文中子多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以久處，兩言可以佩服，爲觀人取士之法。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禮際已不爲薄特以諫不行言不聽無所改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耳去齊之日其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爲失特以不出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耳於此可見浩然之氣劉靜修詩記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大抵漢代而降史書多不足信而三百年以來尤甚讀史者觀其人之可信而信之則庶乎少失矣

立身有立身之本立家有立家之本本者何仁義是也若惟利是圖不修仁義是自拔其本也獨不畏于天

乎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人言語行事與聖人同則聖人矣此心同于賢人言語行事與賢人同則賢人矣此心同于衆人言語行事與衆人同則衆人矣此心同于禽獸言語行事與禽獸同則禽獸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不學問山有榛隰有苓何地無賢遇不遇命也然誠之所感鬼神通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君子不謂命也所責于已者誠有不至耳

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托而然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爲卽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見之

呂涇野先生天資純厚篤實不難至于聖賢然其學問不能及文清康齋者豈亦以少年登高科爲美官之故乎

頤中虛中乎亦中虛蓋惟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

物頤全體皆虛中乎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人爲萬物之靈誠能日思此義則知仰愧俯作而於學問自不能已

人爲萬物之靈如何華華爲利且晝所爲措其良心而下同於禽獸乎念此如何不戒謹恐懼凡人何必大惡然後下同於禽獸只饑食渴飲好佚惡勞男女之欲口體之奉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卽是物類也

庶出之子不肖者十恒八九人性皆善雖曰氣稟使然

豈盡下愚不可移易。多因嫡母陰懷嫉妒。以爲非其所出。教誨不先。而所生之母。出於微賤。又不知教誨之道。甚而其父。或因晚年所得。或是偏愛私寵。不求嚴師以教育之。非姑息以成其縱肆。則導以庸下短淺之見。以及機詐詭昧之行。迨乎漸長。習與性成。自非好學親賢。鮮有不流於邪僻者矣。

徐仲車朝夕具公裳以揖母。雖敬親之道當如此。然不免太過。朔望則具公裳可也。朝夕袍褶。不爲不敬。況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公裳朝夕用之。反疑於褻。大都仲車行事類愚者多。如畜犬近於數十。曰不忍。

其母子之分離。此豈勢之可久。且凡物皆然。何獨犬也。買肉初欲就其家。而必迂途再往。買之以歸。父名石。卽終身不履石。種種見其立心之誠。而亦未免於蔽。則爲學而氣質未能盡變之證也。詩書等以垂訓。而誦詩必先于讀書者。以歌詠易以感人。凡人好善惡惡之心。旣動。而後可進于義理耳。亦興于詩之意。程子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正此意也。

鬼神體物不遺。故人物之生。皆具知覺之體。告子生之謂性之言。于此似亦見得。但不知一陰一陽之道。人

得之卽爲率性之道。故止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仁義爲我之固有也。朱子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最詳最備。近世講學者。于虛靈不昧。則稱之。于具衆理應萬事。則非之。此正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人于異端而不覺也。禮者天理之節文。若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義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古之教人。仁義道德而已矣。今之教人。聲色貨利而已矣。古之學者以實行。今之學者以空言。世道人心安

得而不日壞。

讀書錄。後人讀之。當從續錄讀起。蓋公晚年所著也。續錄與前錄同者十七八。則見其始終用功。只是一路。不雜不輟。不雜之謂精。不輟之謂一。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然聖人作易。則使人趨利而避害。利亦生人所不能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又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取之於地也。孟子曰：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可以無失肉；是取之於物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於人也。如此，則利於己，亦利於人。易所謂不言之利，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大槩如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豈創業垂統，為可繼之道。

凡人日夜用心，一思再思，能不外乎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則庶幾其能有進，而過失亦可少矣。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

殉國，蓋人之失身，只為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要窮就窮，即是志士不忘在溝壑，要死就死，即是勇士不忘喪其元。平生矢志如此，臨難所以能不回惑，人之立節，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喪事不敢不勉，無問輕重，亦無問人已，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固不可。若送死大事，一意輕忽，亦何可乎？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是日哭則不歌，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皆本此意而推也。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曰：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部禮經，喪祭居半。古者聖賢用心，無不如此。吾人立心

行事只患不誠不憂太過也嘗見越中人家臨喪必有官中之相左右各張一榜自斬衰以下五服男女無不書名雖族人無不袒免者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子哀戚不得不至記所謂以故興物不肖者踰而及之蓋以此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士庶人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國無異人在覆載間無論大小强弱盛衰畧如比隣而已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常存此心人人常勉其事孟子交鄰一章以大事小以小事

大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事勢雖有不同理則一耳自恃其盛強而陵弱暴寡固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圖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一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弗履自強之道莫過于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學者苟不從事講習討論雖欲省察克治茫然何所用力然講習討論之事父兄師保猶可得之於子弟若夫省察克治之功父兄師保無所用其力矣故修曰

自修

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生。正爲公其身。然能養其德。則不必更言養生矣。養德可兼養生。養生者不能兼養德。亦便有小體大體之別。大抵人品學問。總不出興詩立禮成樂三節。其爲人也。好善惡不善。見義肯爲。知過肯改。秉彝之良。誠切於心。此興詩中人物也。若修身砥節。堅確不移。獨立而不懼。臨事而不同。言方行矩。有物有恒。此立禮中人物也。若夫氣質盡變。德性安和。表裏內外。純一不雜。知明而行美。恭敬而溫文。此則成于樂中人物矣。目

前朋友。據其所得。只是前兩節人爲多。然至此已自不易也。

恭已則寬信敏公俱脩。故曰篤恭而天下平。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賊仁賊義。不必弑逆大故。然後名之。只日用之間。親其所疎。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自少至老。積貫習熟。而不知變。希不至于拂人之性。災逮夫身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人之爲學。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或以爲問。

碩夫也下恐脫
懦夫也三字

曰孔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也。道聽塗說也。鄉愿也。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碩夫也。鄙夫也。薄夫也。一心不能自主。何以應萬事而不過失。此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所以必始于格物。孟子之不動心。必由于知言養氣也。古人渴不酌。食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阨。行乎貧賤。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戒之戒之。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心麤性急。讀書之至戒。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閑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古今異宜。時勢不可強。孟子言仁政。而云必自經界始。經界之法。自今可舉而行。若井田。當時尚未盡廢。已云若夫潤澤之。此可見聖人通變宜民之意。非執一槩以強人也。如云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今日條邈之法貢法也。然行之尙可以相安。若助與徹。則斷不可行矣。父子兄弟。尙不能同心用力。而欲八家通力。

合作計畝均分得乎。今無論官民貴賤相欺相壓。雖閭里親舊。尚且相凌相殘。欲行助法。是速禍召亂也。助與徹。豈非聖王良法美意。而不能不審時度勢如此。推之可槩其餘。

養德養身。非有二義。大學曰。德潤身。未有薄于德而能厚其身者。

命之定于理者無不同。仁義禮智之賦于天者是也。然一涉于氣。則昏明強弱。清濁厚薄。固已萬有不齊矣。若富貴貧賤壽夭之類。徃徃人之大小不同。數亦因之有異。其止係一身之窮通得喪者。以一身推之可

矣。有係一家之廢興存亡者。有係一方之利病休戚者。有係一世之治亂盛衰者。或宜窮而通。宜通而窮。或宜壽而殁。宜歿而壽。此豈可以一槩論乎。君子修之吉。而未必吉。小人悖之凶。而未必凶。聖賢于此。惟有守正以俟之而已。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猶以規矩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已與人者。

欲爲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

堯舜性之不言學其用功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已其後惟傳說告高宗始言學然其言正與論語先後一揆其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卽論語學而時習之之謂也其曰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卽論語有朋自遠方來之謂也其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卽論語好古敏求之謂也學者本此成法做功夫方能日進無疆

語直傷交今乃知之故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又曰朋友數斯疏矣何可自信直諒一往不顧家庭之間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物

行必有恒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取善其有窮乎

呂氏有言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血氣旣衰之人不可不重以爲戒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夫政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于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作而至于危亡也

古今稱舜者曰德爲聖人。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性之者也。皆以其盛德而言。若其所以爲舜者。在孔子則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則曰由仁義行。又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尚書亦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明四目。達四聰。其事親也。則曰負罪引慝。夔夔齋栗而已。非有殊異不可倣效之事也。然則人皆可爲。豈欺予哉。

今之學易者。好爲異論。窮深極微。而于日用全無所益。

如此卽無易可也。學易者貴得其用。只六十四象辭。得其一。句兩句。終身用之。而有不盡。如乾君子以自強不息。咸之虛受人等類。便到聖人地位。亦不外此。卽如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敝。旣濟之思患而預防之。豈獨訟與歸妹與旣濟爲然哉。推之大。事小事。無不皆然。是故君子之于易。沒身而已矣。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

今之言學者。約有二種。重致知者。好言靜悟。而忽踐履。

爲不足事。是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力行者。矜言踐履。而以窮理致知爲不足。爲是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于高明之域者也。至于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以至相與分爭。而暴行因之以起。詖淫邪遁之言。洪水猛獸之行。豈在學術之外哉。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爲人。仁義而已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而親親則有殺。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而尊賢則有等。若親其所疎。而疎其所親。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施之于家。親

愛賤惡。哀矜畏敬。教情無往而不辟。已足傷敗彝倫。滅絕天理。賊仁之賊。賊義之殘。何必在大。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形無踪。都不成義理。要之卽上文惟深惟幾之義。

聖人之心。真同天地。隨舉一事。敦化川流。無不周具。卽如六十四卦象辭。凡夫天下古今。大經大法。與夫生人日用之常。食息寢興之細。靡不各有至當之理。以示人。學者本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法象之間。何往非學。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剛健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之所以爲文得一敬字。

肅肅在廟人猶可勉而能。若雖雖在官則非可勉而能。蓋在官之人不過左右贊御之徒豈能盡賢且智。語言動作皆能稱文王之意。自非德盛化神何以微顯細大。一不干其太和耶。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際苟深思而法則之。終身之憂惡能不切切耶。意者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也與。人能深思有物有則之義則德之不修不容不切終身

之憂矣。此意孟子說得親切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如此諄諄告人猶不能反而求諸已真可哀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忿疾于頑亦見學問不得力也。胡不克治。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只負罪引慝反求諸已而已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自天子以至庶人欲長守富貴未有不然者也。

自古文章關乎世運蓋言爲心聲人心感物而形于言。

一、人之心有邪正。故其言不足憑。若億兆人之心。則公而無私矣。皆不知其然而然。卽所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盛衰理亂。有開必先。知微君子必能辨之。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註所云。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尚書艱哉。欽哉。懋哉。雖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時之言。然義實相兼。人之所以不知勉力者。由不知敬也。所以

不能者。由不知艱也。知艱則能敬矣。能敬則不敢不勉矣。隨舉其一。義無不兼。

輕視禮者。希不流入于禽獸之域。一身一家亦然。邦國天下亦然。

禮爲立身之幹。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已亂。

人本天地之氣以生。天先乎地。此愛之本也。地承乎天。此敬之本也。樂由陽來。生乎愛。禮由陰作。生乎敬。故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所以爲

至德要道不可斯須去身也。

孝無他得親之懽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惟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大學言明德而急于致知者良以知之不致非特人之美惡有所不知卽己之善惡有所不知矣況在事物乎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已聲色嗜慾而已聲色嗜慾已之羈且淺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非道也又况淡于聲色嗜慾之人往往執已自是非堅僻乖戾卽傲物肆志其去道益遠

惟禽獸爲無禮禮廢則世必亂自古如斯故嵇阮王何厥罪浮于桀紂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刑名功利之家於費處亦見幾分但遺却隱處釋老之徒於隱處亦不無所見但遺却費處所以爲異端至程子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發明無餘蘊矣學者苟能深思而自得之則于道其庶幾乎天何言哉隱也四時行百物生則費矣仁義禮智根于

心隱也。睅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不言而喻，則費矣。無極而太極，三才一太極，無非是也。三字不特可盡中庸一書之義，天地之間，四書五經，莫非此理，充塞彌綸。

目下省身克己，懲忿戒暴，是第一事。不能自克，何以爲遷善改過。

人在天地間，所以相去絕遠者，學與不學而已矣。其學之所至，所以相去絕遠者，立志之大小，用功之疎密而已矣。甚淺近而易見，嗚呼，可不勉乎。

今世貧士衆矣，皆將不免飢寒，宜以教學爲先務。蓋亦

士之恒業也。凡人只有養德養身二事。教課則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兩益均有，舍此不事，則無恒業。何以養其身？無以養其身，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便將敗德，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

要不悶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

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卽將惟日不足。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悶之有。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人斯有道。故曰道不遠人。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凡一身之視聽言動。日用飲食。無非道也。故曰不可須臾離也。離人而言道。卽爲異端。不能盡人之道。卽爲曲學。不可以爲道矣。何以體道。曰心而已。故下文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但吾儒之心。施之于倫常日用。實從言行上見得誠也。異端之心。耽空守寂。不誠無物而已。與有物有則之義。正相背。故末簡言庸德庸言。

而曰君子胡不慥慥爾。

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蠱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于一隅。所謂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于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論。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

學者日用之間。見得仁義之用。無往而不然。方能熟。人主固以聰明爲尙。然其德以至誠爲本。虛已爲先。乾

六爻皆有首出庶物之義。故曰爲父爲君。又曰乾以君之文言。二爻言君德。則曰謹曰信。曰閑邪存誠。善世不伐。三爻則曰忠信進德。立誠居業。而不一言及于聰明。知至知終。則以學問爲事。亦不言生質也。尚書四岳薦丹朱。而堯曰。否德忝帝位。其否德之實。則曰囂訟。囂則不能忠信。訟則不能虛已。欲如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勿拂。改過不吝。必不可得矣。四岳言其啟明。必是明敏過人的人。然忠信不足。而明敏過人。爲害正大。紂之智足飾非。言足拒諫。豈不明敏過人。然卒至於喪亡。則可鑒矣。

世人多以固執二字爲訕訕。殊不知二字是好字。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事。人苦不能固執。從波隨風而已。以是爲病。世道人心。所以不古人若也。天地間人。通功易事。便能道並行而不相悖。處處周行也。通義達道。最可體味。學者自朝至暮。無小大無隱顯。舉足動念。無非仁義二字。方是居仁由義。方能熟于仁精于義。禮以辨尊卑。等貴賤。別內外。故曰。唯禮可以已亂。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下陵上替。妾婦乘其夫。小人加君子。故夫子汲汲然與弟子習禮。觀論語曰。爲國以

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意可見矣桓司馬爲其
不便子已故削迹伐檀甚至欲殺孔子此與秦始皇
書坑儒同一意也蓋惡其欲興禮樂而已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求
言艱貞之義

隆萬以來朝野只成奄然媚世之習是非不敢別白善
惡不欲分明直道而行四字我生之後殆不復見今
日學者將欲爲隱居以求其志當從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起欲爲行義以達其道當從舉直錯枉
遏惡揚善與斯民行三代直道起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俟
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井田封建固能使物物各得其所然行之實難故曰堯
舜猶病也聖人治天下只通功易事使有菽粟如水
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恒產有恒心不至于
放僻邪侈陷于刑罪而大勢所不能亦不强也
天地間人智愚強弱生質各有定分強者不能使之弱
弱者不能使之強智者不能使之愚愚者不能使之
智聖人爲治特使教化明而風俗美強不至于暴寡
智不至于欺愚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至于耳

目心力之所不及。則固無如之何也。堯舜猶病。病以此耳。論語說到修己安人便佳。蓋安人亦便是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之意。然欲人人如此。便不能。故論仁智。只說舉直錯枉。使枉者直。蓋不仁者遠。便已是至治也。今思三代而下。限田之制亦難行。經界之法。不可不行。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楊朱言義而不及仁。故其敝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翟言仁而不及義。故其敝為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子莫言義不至于楊。仁不至于墨。則親親而無殺。尊賢而無等。仁義兩失之矣。所以俱為執一而賊。

道唯孟子為大中至正。以其得聞于子思。願學孔子也。

敬義夾持。人知為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為出于孔子。而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見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損而後益。堯舜其猶病諸。弗損益之。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故无咎。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霜露無私墜。故曰。得臣無家。如是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

故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或言某友生質淳厚。操守也好。讀書亦多。儘虛心好學。但于出處之際。及儒之與釋界限。不肯分明說。曰。看論語篤信好學章。自見。果能有學有守。則出處之分自明。去就之義自決。此友恐是長厚有餘。明斷不足。臨大節未必不失足也。公孫朝仲尼焉學之問。非子貢不能答。陳子禽必聞其政之問。亦非子貢不能答。故曰。智足以知聖人。乃夫子于其前。嘆莫我知。所以發子貢之問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之語。非夫子自言。雖子貢亦誠有所不能。

知猶之發憤忘食云云。子路雖欲對葉公。亦有所不能云爾。吾人志于聖賢。下學之功。須從不怨天不尤人起。然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須自正己而不求于人起。欲正己而不求人。須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起。試思心之不正。身之不修。病根卻在何處。豈非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妄求。願外為心。心安得而正。身又何自而修乎。吾與人言。所以亟亟以農桑稼穡為主。蓋惟衣食可以無求于人。然後人心可正。教化可行。世人不察。反以小人之事見譏。可嘆也。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

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而已。人才本于道德固是第一等然朝廷用人只是才智之士為多故曰舉賢才才智之士使能盡用之于正卽是人才自古帝王之興用以致太平者多是生于亂世之人正如春夏之木繁枝遂實蔚茂離披卽是冬間枯木朽株也。

目前有幾件急着緊要做得方好科目不可不罷官制不可不改資格不可以不破軍政不可以不修農田水利不可以不講秀才不可以不親官政。極敝之法得良人為之亦不至于大厲極良之法使不

善人行之亦足以為害正如青苗之行當時程明道韓魏公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是為暴所以求賢用人不可不汲汲也。

今之為致知功夫者多主良知自有天則之說而求其虛靜專一以俟端倪之自見雖做到極好不過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雖聞有所見亦祇約略近似而非至當之則何況往往失之偏枯淺陋未必足以通天下之志乎所以不如窮格事物之理求規矩權衡于古昔先王也。

仁義要躬行實踐故曰為仁義又曰行仁義方實能有

諸已。否則寃是空言。于自己無得力處也。
欲得人心正而人才出。必先學術正。世教明。然學術所以得正。世教所以得明。必須人倫明。大經立。今日吾黨窮而在下。教課子弟。須使讀正經。親正人。行正道。言正言。所謂六陽從地起。使天地之心復見。而後無負上天之生人。爲萬物之靈也。

備忘卷四終

備忘錄遺

清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日本 安中叔倉勝明節山氏校

自佛入中國。從來爲禪學者。不曾侵入聖人正道。自張子韶改頭換面以出。便有雅鄭紫朱之亂。至象山陽明。則不復辨別矣。
事到處不去。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爲。故曰德慧術知。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間。綽綽有餘。

有從事於克己而不能復禮者。未有禮復而已不克者。故關中之學。以知禮為先。知禮則成性矣。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偽。而謂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者以處世。庶乎遠害矣。譬如寫字。朱子教人去臨帖。陸子教人信手去寫。自出心畫。雖云寫到好處。臨摹的也成字。信手的也成字。然終是做古的。易成而敗筆少。近見人也有好筆姿也。勤於書寫。杜撰去。伸紙臨池。全不像樣。好議論先儒。而申已說。世之為良知之學者。無不中此

病。此人身在習中轉移。而不自知。更說甚性。且去將信而好古一語。仔細思之。友人有以文字相質。蓋駁先儒氣質之性之說。因書

其後。下條同。

孟子說個形色。是發前聖之未發。程子說個氣質。是又補孟子之未發。年雖有早暮。志氣總不可一日而衰。世雖有治亂。綱常總不可一日而廢。程朱之門。多恭敬撙節退讓之士。近世講學之徒。躁競而已矣。躁競之士。罕不為小人。此病東林與姚江皆甚。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卻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

學者德器要深重。德器深重。可以任重致遠。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是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是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是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卻似賓也。

大都君臣朋友。取其相濟。主德剛則臣以柔濟之。主德柔則臣以剛濟之。朋友亦然。

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蓋其生平用力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功夫。正當遜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卻不宜便泰然自足。人之爲善。必有所由。由秉彝好德一念來。雖旋作旋止。終是策勵得起。若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爲之必不力。雖一時果銳。旋即衰止。以其無本也。水利不講。農政廢弛。未有如近代之甚者。遊民之多。亦未有如近代之甚者。海內如何不虛耗乎。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

詭利以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允舉事。斷之于心。義公私揆之於義。是非合之以情。從違

審之以勢。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陽明之言。易使知德者厭。以其多夸也。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

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為難。故一切以已意

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

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

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

政。文章何為。斯言不獨為帝王者當知。自公卿大夫

及士庶人皆然。自漢以後。作者代多。因而相煽成習。

人率以文章為不朽之事。至於今日。斯風尤甚。人不

恥無行而恥無文。初學後生。輒自作文集。以誇於人。

而冀傳於後。窺其所為。何文之有。何章之有。廉恥道

喪。莫此為甚。

鼎之初六。有顛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金錡。

而後可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食之矣。人

苟有志於學。須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染。與夫

自私自利之心。盪滌既盡。使潔淨之質已具。然後加之學問。可以充實光輝。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學者舉足動念。輒能如此。方能馴至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雖在畎畝之中。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卽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邇民之心。便是黷烈蓋世。終必寵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也已。

讀書數十卷。而不能化導門內。真所謂未免爲鄉人也。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夫非哲不足以成城。婦非哲不

足以傾城。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之色。必是美於申后。其才智必是過於申后。然而威周者必褒姒也。故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美也。當時之人。無不知其爲梟鴟。而幽王則以爲懿美。唯其以爲懿美。故褒姒得肆其爲梟爲鴟之惡。而至於威周耳。幽之爲幽。亦是亂亡之後。人從而諛之。則然。在幽王。豈不自以爲聰明過人。褒姒才智足以佐我政治。而公侯卿士皆足以籠絡顛倒。豈知其爲厲之階乎。程子謂下愚不移。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則幽王特以惑

於褒姒而忘其身。內而夫妻父子。人道之大倫。外而天下國家。存亡之大數。俱有所不見。故曰幽。所謂近不見眉睫。大不見泰山也。

自古人倫之亂。其流禍非數世不定。國之與家一也。其端多關於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斯言真萬世龜鑑矣。

綱常倫理之際。一念隱隱。其禍敗必中於身。以及其子孫。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孔子稱

管晏。孟子羞稱管晏。其義一也。

或疑劉先生於陽明嘗稱之。

今吾黨惡之。以此無同異。故應之以此。

墨翟知愛所以爲仁。而不知愛之理。故曰兼愛。告子知事之宜爲義。而不知爲心之制。故曰義外。仁義二字。朱子註得無漏。

人之過失。約有二種。其一是無心之失。其一是不知義理。若知義理不當爲。而有意故爲之。則慝矣。尚書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蓋以此也。

五行無制。則不成。用金不得火之制。則不成。從革之用。

火不得水之制。則不成。炎上之用。水不得土之制。則不成。潤下之用。土不得木之制。則不成。稼穡之用。木不得金之制。則不成。曲直之用。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友者制我以有成者也。

吾於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孟子亦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論觀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皆出於過與不及。過不及皆生於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爲首。論語六言六蔽。六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於爲惡。周子通書。所以有剛

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只是蔽於此者。不見乎彼。

今之讀書。徒爲空言。不及行事。固爲無實。終於無所得。亦有專於人事上打算。而不能潛心讀書。以求進於義理。終於固陋鄙野。不能造於高明之域也。況此等人。臨著做事。見識短淺。應機遲鈍。甚或見此而忘彼。執滯而不通。多至於敗事乎。

朱子之教。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善惡。以及智愚賢不肖之別。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邪。

正之別。纔一言入耳。亦便有是非得失。合義理不合義理之別。善則好之。不善則惡之。真有如好色惡臭之喻。然用心一過。不免失之太刻。所以吾人時時當念中庸寬裕溫柔。及尚書有容德乃大之語。以補其所偏。譬如服藥。服單方久。便苦失之偏勝也。陶靖節屈三閭二人相似。覺得靖節爲優。然三閭終是三代人物。後世不及也。

高忠憲謂君子以清勤慎做人。小人以清勤慎做官。此便是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之別。然若是果肯以清勤慎去做官。職業亦是盡得。民生亦不擾得。豈

不爲彼善於此。但辨之不可不早。

求異於人。卽異端。求合於人。卽鄉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乎中庸也。

白沙謂從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於是舍彼之繁。求我之約。唯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常若有物。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愚謂是前時在聘君之門。有此一種功夫。故靜坐而或有所得也。此段文字。病痛根本。

清談廢事。人知咎古。不知懲今。

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日自應以篤行救之。

聖人制禮只是順性命之理。恒心有無興亡治亂皆決於此。三代而後賓興之典既廢朝廷不得不設科以取士。取士之法莫善於漢莫不善於唐。蓋天下之人唯祿利一路可以鼓舞得人。以力田爲科則可使海內無閒田。以孝悌爲科則可使亂臣賊子不作。人才出風俗美海內富實士慤兵強。視以辭賦奔走天下之人何啻千里。

備忘錄遺終

備忘錄跋



楊園先生洞悉經義。扶助世道。可謂成己成物君子矣。家兄節山氏好讀洛閩遺書。頃得先生所著備忘錄喜之。反覆玩味。至忘寢食。余因閱之。每章每句。純

粹謹飭。一出于正。上溯洛閩。以達洙泗之源。宜乎家兄之喜之也。夫朋季異端紛興。人心惑溺。然斯道不墜于地者。寔先生之功也。古人有握一紺珠。以自照平生所忘者。吾人處世。遺忘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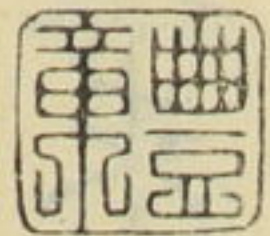
道者多矣。展玩此書。輒知求放心。學者宜以此錄充紺珠。庶可不負先生備忘之名也。家兄不堪獨自喜之。欲刊布以與人偕喜之。亦慕先生成已成物之意也。可不慙惠哉。於是乎跋。

天保丙申。初冬之吉。

勝殷叔行謹識



臣津金豐章 再拜敬書



天保八年丁酉晚冬發兌

書物問屋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ル

勝村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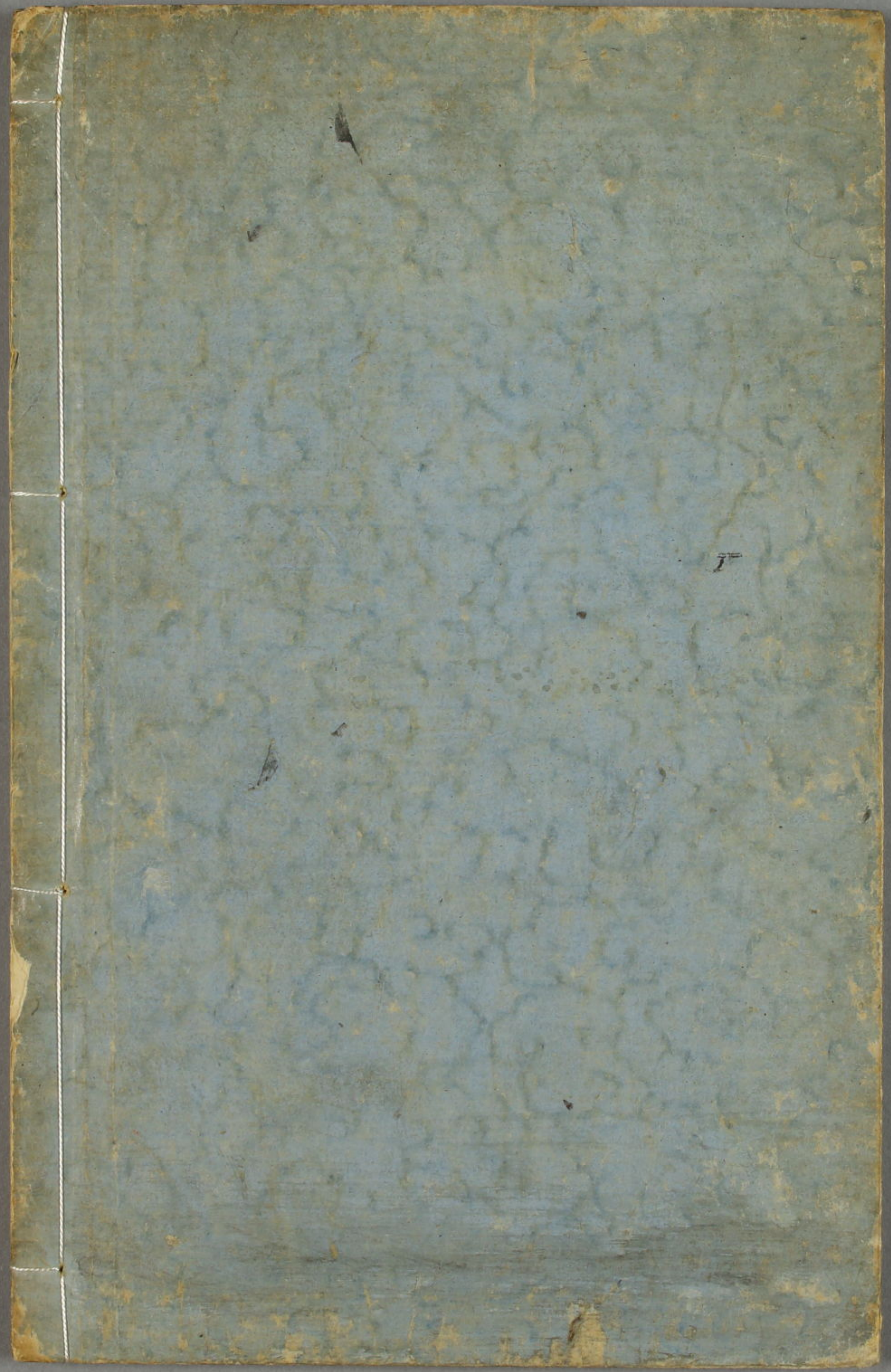
大坂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都神田通新石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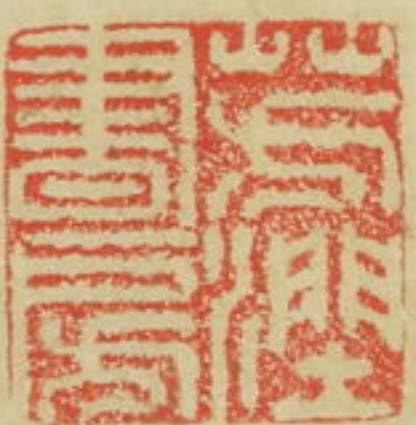
須原屋源助





清

張楊園先生著



備忘錄

全四冊

甘雨亭藏



